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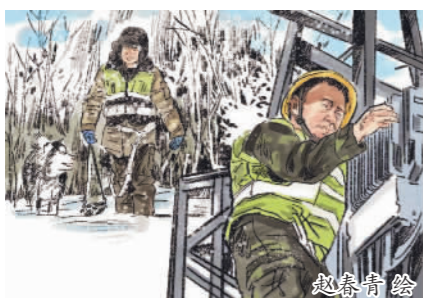
工会周刊



责任编辑：王维砚
E-mail: ghxwghzk@126.com

G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一人、一犬，守护“冷极”信号



赵睿奇 绘

本报记者 李玉波

我国最北部的边陲小镇莫尔道嘎，位于中国地图上“雄鸡鸡头”的位置。这里地处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被称作中国“冷极”。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电信内蒙古呼伦贝尔分公司莫尔道嘎支局长柴瑞峰已经在这里坚守了13年。说是局长，实际上整个支局只有他一个人。1.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基站光缆维护、电源传输、资源录入、宽带安装和维修……这些工作全都由他一人完成，身边那条阿拉斯加犬是他唯一的搭档。

全镇6000多人中，电信宽带用户有1300多户，辖区内共有44座通信基站，最近的距离镇区10公里，最远的有480多公里，完成一次巡检至少需要5天。这里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结冰期8个月以上，平均气温零下5~7摄氏度，最冷时能达到零下50多摄氏度。

天寒、地阔，路途遥远，身兼数职的柴瑞峰不得不24小时随时待命，拎起工具急奔险情现场是常有的事。

电信基站常常部署在原始林区高山深处，冬天大雪封山，有些高山站车辆无法到达，只能徒步前行，雪深会没过膝盖。上山时还要背着10多公斤重的工具和仪器，每走一步都很困难，走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两公里多的山路，需要走3个多小时。

要去最远的基站，得花八九个小时，车开着开着人就困了。有时困得睡不着，柴瑞峰就把车里的音乐声开到最大，实在不行就下车用雪擦擦脸，清醒一下，饿了就啃上几口随身带的面包。

即使在夏天，巡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原始林区矿物质含量比较高，夏天雷雨天气多，即使电信设备有接地保护，也经常被烧坏。因此，夏季检修、维护需要更加频繁。而原始森林里的边防公路都是砂石路面，陡峭崎岖，经常扎胎，雨季时坑洼的路面愈加泥泞，有时1个小时还走不了20公里。

不仅如此，在茂密的森林里，蚊虫众多，一旦被叮咬就有可能染上森林脑炎，轻则持续高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终身瘫痪或死亡。2020年，柴瑞峰就曾被叮咬了两次。

13年来，柴瑞峰默默守护着“冷极”的通信信号，守护着林场职工群众与山外世界联络的“高速通道”。

自学手语、外语，无障碍服务乘客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李佃好

暑运开启，江苏连云港火车站客流骤增。一天，进站口有两位年轻人踟躇不前，满脸焦急。正在值班的客运计划员金民赶紧上前询问：“有什么困难吗？”对方却不回答，而是用手跟金民不停地比画。会意后，金民马上切换“手语模式”和他们交流。

原来，这两位聋哑乘客需要购买到郑州的火车票。金民帮助他们顺利购票后，将他们送上了车。隔着车窗，一位聋哑乘客冲着金民伸出右手拇指，弯曲两下——这是手语中“谢谢”的意思。

作为连云港火车站的服务骨干，金民是个多面手。她和手语结缘，还要从一次特殊的求助说起。

2016年6月，金民正在车站值班，一位聋哑乘客拉住她求助。金民不懂手语，这位聋哑乘客不会写字，两人的沟通多次“卡壳”。

无奈之下，金民现场视频连线求助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手语老师，这才搞清楚了这位旅客的需求。

原来，她的身份证丢失了，不知道如何补办，导致无法购票。金民带着她到车站制证窗口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帮助她顺利坐上了火车。

在连云港火车站出行的聋哑乘客不少，他们出门在外，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沟通不畅是最大问题。金民向站里请缨，到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手语。有了一定基础后，她又购买了教材自学，晚上还跟着视频反复练习。经过几年不间断学习，她可以和聋哑乘客进行无障碍交流，帮助了众多聋哑乘客顺利出行。

近年来，连云港火车站的外籍乘客不断增多。以前，外籍乘客遇到困难，车站只能向外求助。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下定决心自学英语和韩语。经过几年学习，她掌握了英语和韩语的日常用语。现在，每当外籍乘客在车站遇到困难，金民就变身“翻译”上前服务。

今年38岁的金民是一位“铁三代”，她的爷爷、父亲都是铁路职工。铁路人的严谨、敬业在她的身上得到传承。2000年入职的前一天，父亲叮嘱她：“要将铁路当成家、把乘客当成亲人，凡事想到前头、多干一点。”多年过去了，她始终将父亲的叮嘱牢记在心，这也成了她的工作信条。

曾经频繁跳槽的张凤彪，在清掏工岗位上稳定了下来，成为“清掏权威”——

“掏”出职业荣誉感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多年前，张凤彪还不是清掏工，而是一名木工学徒。

师傅每天给他安排的任务是，把圆木头劈成方木头。一天下来，他的手酸痛得端不住饭碗。年轻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要做这份辛苦、重复枯燥且无意义的工作。于是，他不停地换工作，直到成为一名清掏工。在此后的23年里，他再也没换过工作。

7月11日，张凤彪的名字与马毛姐、徐辉、李祥斌等这些在合肥市家喻户晓的劳模人物一起出现在刚刚开馆的合肥市劳模工匠馆展厅的墙上。也是在不久前，安徽省住建厅联合安徽省总工会评选出173名“安徽省优秀环卫工人”，张凤彪名列其中。

没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张凤彪却在清掏工岗位上找到了实现价值的舞台。回想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张凤彪念念不忘当年木工师傅让他劈木头的情景。

看似重复简单的小事，其实蕴藏着成事的大道理。从这个角度看，劈木头与掏粪，有着相通之处。张凤彪说，如果现在让他站在当年的木工师傅面前，他会坦然地告诉师傅，“圆木头”变成“方木头”了。

手机号成了清掏“热线”

合肥市瑶海区的108座直管公厕，都是张凤彪的工作地点，除此之外，他还义务承担着辖区多个居民生活区公厕、化粪池的清运工作。

“很多人说我是公厕清掏的‘活地图’，这个我还真不谦虚。”说起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张凤彪大笑起来。

7月的合肥，暑热升腾，下水道里的粪便从窨井盖边不断渗出。张凤彪告诉记者，工作时决不允许抽烟，因为哪怕一丁点的火星就有可能引爆井口喷出的沼气。

打开井盖，要先等一会儿，让有毒气体散一散。刺鼻的异味让人不住地犯恶心，但张凤彪早已习惯。

只见他岔开双脚站稳，屏气、凝神，一人多高的长杆在化粪池里不断搅动，感觉到堵塞物位置，再换成长钩，小心翼翼地将物体勾出，溢出的粪水终于沉下去了，吸粪车开始工作。

1998年，28岁的张凤彪在“跳来跳去”之后，最终还是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清掏工人。父子俩同在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工作。

或许是受父亲影响，张凤彪做得很顺手，他不仅对技术性难题手到擒来，甚至了解全区哪条街巷有多少化粪池和窨井，以及下水道是什么走向。

丰富的清掏经验和出色的问题处理能力很快让他知名度提高，区域内遇到清掏问题都会请他帮忙解决。

久而久之，他的手机号码，成了清掏“热线”，甚至成了合肥这一领域的“权威”“代码”。

“有清掏公司想买我的手机号，出价两万元，被我拒绝了。”张凤彪说，他不能让这个老百姓信赖的品牌号码变成“商业电话”。

“掏”出来的创新工作室

“从管道内用长杆探入，如果戳不动了，要么是管子出了问题，要么是小区化粪池堵塞。可以根据杆子进入的深度，找到地面相应位置挖下去，最终肯定能解决问题。”这是张凤彪总结出来的清掏经验。

当然，经验是不会自己找上门的，需要在用心实践之后总结积累。

“当时和我一道进入单位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愿意去当清掏工。”张凤彪说，自己并没有看轻这份职业，而是用心“钻”了进去。他觉得，如果一份工作自己都看不上或不上心，何谈钻研创新。

在一次次实践中，他发现并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有的粪池比较深，吸粪管也长，加上车身高度，老式的单泵吸粪车作业时就显得吸力不足。”张凤彪建议，改良吸粪车，采用双泵，这样可以加大功率，效率更高也更安全。

然而，吸力加大后，车上的老式贮粪罐会出现坍塌情况。为此，张凤彪多方联系，省内省外来回跑，终于找到一家质量过硬的贮粪罐生产厂家。现在，这种双泵吸粪车已在瑶海区



张凤彪在清掏作业中。受访者供图

广泛使用。

2021年6月，合肥市首家以清掏工人为领衔人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张凤彪劳模创新工作室在瑶海区琅琊山路户外劳动者幸福驿站挂牌。

一进工作室，就可以看到摆放在面前的撬棍、钩子、雨靴、铲子等清掏物品，这些都是张凤彪的“清掏神器”。工作室内窗明几净，墙上挂着张凤彪的工作照。

这个地方不仅是张凤彪的创新工作室，也是他的爱心志愿服务站。目前，爱心志愿服务站已为群众开展义务清掏疏通100多次。

“打心底感觉被尊重”

“原以为做的是最不体面的工作，没想到现在还能有这样体面的工作室。打心底感觉被认可、被尊重。”张凤彪站在创新工作室里对记者说。

近一米八的个子，穿着合身得体的商务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52岁的张凤彪站在那里，挺拔体面。一般人很难从外表把他和这一职业联系起来。

张凤彪起初当清掏工时，心里还是有些没法接受。“抛开脏累，更主要的是难为情和伤自尊。”

图片故事

39年初心不改护青山

7月8日，潘礼全(右)和同事在保护区内巡护途中涉水过河。

今年59岁的潘礼全是广西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同冲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他用脚步丈量保护区里的山岭沟壑，守护近3万亩的青山，至今已近39年。

大同冲管理站地处偏远山区，生活条件差，早些年连基本的水电都难以完全保障。每年冬季这里会有冰冻雨雪天气，春夏之交时常发生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

潘礼全不畏艰苦，一年中有半年多的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和同事们负责数十条线路的巡山护林工作，其中最长的线路来回走完需要近8个小时。通过巡山护林，潘礼全和同事及时排查、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制止保护区内盗猎采挖等不法行为，发现并记录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

在潘礼全心里，巡山护林工作虽然辛苦，但通过自己的坚守，让山林更加苍翠，是他最大的快乐与慰藉。

新华社记者 曹伟铭 摄



林琦把匠心融入重器铸造，“炼”成复合技能——

在光机电世界自由穿行

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2022年初，某实验场地，一声轰鸣，某重点装备穿行长空，命中目标。

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高级技师林琦领衔的一项调试实验。令人惊叹的命中率背后，只有林琦和团队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扎根一线30年，林琦“炼”成横跨光学、光电子学、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领域的复合技能，在光机电世界里自由穿行。

在技能路上奔跑

1993年，西光厂(光电股份前身)子弟林琦技校毕业，入厂成为一名初级工。“日子似乎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看不到任何波澜。”他心有不甘。

“师傅，这屏显两个板子为什么不一样？信号不稳定怎么解决？”刚进厂，林琦有问不完的问题。然而，那时的屏显技术刚刚起步，师傅经常尴尬一笑：“这些我也很陌生。”

“有问题就去学，咱搞技术的人‘技多不压身’。”向父母发完牢骚后，父母的那句“技多不压身”深深地印在了林琦脑海中。

林琦决定报考大专。没过多久，他的生活出现“大转弯”：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西安工业大学上课，周末再去图书馆，3年风雨无阻。他选择的是颇有挑战性的电子技术应用专业。

“白天工作实践，晚上理论学习，那是我进步最快的3年。”林琦说。

大专毕业后，林琦发现，技术升级得很快，新技术不断涌入，知识还是不够用。

2003年，28岁的林琦决定去考本科，一考就是3年。2005年，他终于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与他一起被录取的还有他的徒弟蔡建议。3年时间里，每天下班，林琦就骑着电动车载着徒弟一起去上课。

读本科的第一年，林琦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技能大赛上勇夺第一名。

此后，随着国家对技能人才越来越重视，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三秦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技能大奖……一项项荣誉纷至沓来，林琦在技能路上越跑越快。

探索微观世界

“林琦，这个怎么装调？”“林琦，这是什么原因？”“林琦，这个方案可行吗？”在光电股份的两个装备制造车间，林琦的“被叫频率”很高，他

仿佛有定海神针的魔力，让工友感到踏实。

“只要喊我一般就不是小问题。”47岁的林琦身材偏瘦，说话温和，眼睛透亮。

一次装调期间，某产品的设计要求误差小于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1/4。这种精度要求使得产品合格率一直偏低。

“当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光管物理中心距离，与光斑中心距有一定误差。”多次分析、尝试后，林琦发现是测量技术有问题。

下班走在路上，吃饭坐在餐桌旁，睡前躺在床上，林琦在脑海里反复思考破解方法。一天，他灵光一现，想到了一种用红外摄像头采集计算的方法——利用红外发光点形状中心像素坐标，计算两光点之间的距离，最终成功攻克难题。2016年，该项技术获国防专利。

除了在微观世界探索，林琦还需要处理数以万计的巨量问题。

系统排除故障时，一个系统有7块板，每个6层，再加上12层基板，总计有上万个焊接点和接线，肉眼无法看到，只能通过测试查找“病灶”。但是上万个测试点，从何下手？

“装备屏显主板，普通人看是二维的，我看却是三维的。我将自己想象成故障信号，在电路中穿行。”针对系统排故这一万级巨量难题，林琦决心化繁为简。他创造的快速发

现故障的方法，极大提高了排故效率。

2021年，林琦获得“特种电子专用设备装调高级技师”证书。此前，他已获得无线电装调高级技师和光机装调技师证书。3个证书的“加持”，意味着他已成为横跨光、机、电三大领域的技能大师。

倾囊相授育高徒

“这个装备，在高低温实验中，经常出现信号干扰，我试了各种方法，还是找不出原因。”一次，徒弟杨涛遇到技术难题，百般无奈之下，只好向师傅林琦求援。

林琦反复查看装备数据，又仔细触摸关键位置“望闻问切”，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首先，我们从电气层面分析……”他一口气讲了1个多小时，既有原理知识，又分析了各种干扰因素，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如今，杨涛已是光电股份装备制造车间总调班班长、西北兵工劳动模范。

“师傅兜里总装着一个小小本和笔，遇到问题随手记录，本子上列得密密麻麻，然后抽空一个一个问题查解决。”在徒弟孙卫眼里，师傅细致而严厉。

徒弟蔡建议一直记得师傅的鼓励。一次，他代表企业参加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技能大赛，首轮比赛失利。在他无比沮丧时，师傅打来电话，没有一句责备，全是开导和鼓励。最终，蔡建议调试心态，一举夺冠。

逐渐地，林琦不再只是几个人的师傅，依托林琦陕西省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与林琦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司形成了以林琦为首的传帮带梯队。这些年，林琦共带出高级技师5人、技师6人、高级工16人。